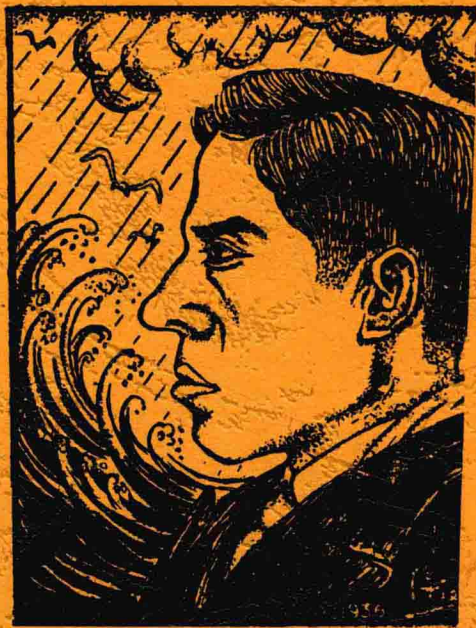


XAIJANDI G  
海燕的歌

1936 • 王亞平



# 海燕的歌

一九三六，十，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王亞平

發行者

上海聯合出版社

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

# 王序

作序本來是難事，而爲別人的集子寫序

無從下筆。因爲文

字好壞自知最深，一個忠於寫作的人如果

爲了顯名，謀利，

我想他一定對於自己已成的作品常常不滿

不純由於對於自己

過分的謙虛，而是由於自我批評易趨嚴格，而且自己的明鏡方能清切地照得見自己認識的面影。比起用甚麼甚麼方法作分析評論的批評家來明白的多，也實在得多。

所以任何作品假定必須有序還是自道甘苦爲佳，他人所見無論是誇贊與挑剔，往往是「隔靴搔癢」。（自然有能真搔到癢處的，可惜世間的批評家不盡有那麼適合的手指。）

但爲甚麼許多詩文集中有找作者的師友寫序或題跋的？這種動機我們殊不可一概武斷是專爲揄揚，紹介，以增聲華，（固然大多數的序跋不出此例）也有因對自己的寫作缺乏自信力，希望相熟的他人評定，這是虛心，是不自滿，正在誇大的另一方面。但只就這好的一方而說已經給予作序者不少的困難！因爲這不是僅僅說幾句「才質優美，造詣精深」的應酬話可以了事的，而作者所切望的也不在此。若真要抉擇出所序文字的優長與瑕疵來，需要一份公平的結算；不妥諛，不空言，使作者心服，讀者也認爲恰當。請看古今來有多少詩文集的序言能辦到這一層？

所以我每逢到要替人家的作品寫序，真有「繞室徬徨」無從下筆的情形。

答應爲亞平的新詩集寫序已經過三個月了，初時是事忙，中間又以炙熱爲藉口，但新秋到了，序還是得寫。無論如何難於下筆總得說幾句「私見」，這我只好埋怨作者不自道甘苦罷了。

新詩歌在近幾年來似乎漸漸走入一個更新的階段。自從用清散的口語作抒情達理的分行詩以來快二十年了，在這歷史不久的詩潮中有過幾次壯濶的波瀾。思想的發揮，形式的爭論，有韻無韻的主張，所謂詩的甚麼派，甚麼派，在中國的新文壇上也不是毫無貢獻。過於大吹大擂自作吹噓自是無聊，然說中國的新詩人便無成績，誰也不能這樣講！因爲詩歌在藝術中是最難求好求工的，也是文學中的最高點，可不像小說，戲劇，散文。詩，無論如何，要有她的節奏與韻律，有

形的與無形的）在相當的韻律節奏中間嵌入作者的理想與對人物的感動，能使人讀後可觀，可興，不是小說，戲劇等靠着結構，人物的表現，不拘執的自由動態，那末寬廣與那末隨意。自然，詩是藝術之一，藝術構成的幾個根本條件當該具有，而詩的調諧比他種文藝的達到點又不一樣。如小說，戲劇中的人物，事件，背景等，能夠寫得調諧也算很好了，詩則除此外尚有節奏與韻律的調諧。所謂「選色，侷聲」不見得便是極可訾議的。因為便於讀，便於歌唱，便於在節奏與韻律的調諧中引起人的情感上的激動與想像，然後對於她的思想纔更能了解，更能深入。不然，只為說理明了，敘事的當，為甚麼在各種文學的體裁中有詩歌的存在？

無論怎樣說，詩歌而失其音樂性，失其所以是叫做詩的特點，那

不是詩，儘可容納在文學的其他部門之中。

讀詩非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境界，詩便失其特點。這種境界不可呆看，不專指快樂，怡悅一方面，我的意思是說如不能在字面音節與思想上能感人於不自覺，將原是詩人的悲，歡，憂，樂，如電流似的，傳染病菌似的，立刻送到讀者的全身，立刻在讀者的精神上發生強烈的反應，那麼詩之爲詩也不過文字的排列遊戲而已。

似乎有人說，中國的新文藝以詩的成績爲最壞，真麼？我不敢而且不忍這麼肯定的說。詩之成就最難，在短短的二十年中究竟還有幾位披荆斬棘，開闢新路的詩人，究竟還有幾本可以讀得過的新詩集。比量起來，何嘗比小說，戲劇落後。至於又有人說，新詩運動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作法與規矩可尋，一般寫詩者都是自己在摸索途徑，因

此認為新詩歌的建設沒有其他種文學作品的成功。這真是無聊的泛論。

如果我們也比照舊體詩，或摹仿西洋的詩也定出美如四聲，八韻，或商韻體等等的定則，那不等於舊小說准來一套「下回分解，閑言慢表」的舊戲劇曲的楔子。結尾詩麼？詩歌的創造沒有那些必要的人物，對話，安置，動作等的痕迹可尋，——雖然長篇紀史詩也有的，但終不能與小說，戲劇等那樣注重。——變化自由。而同時因為無呆板的方式作骨架，分外難作。惟其空宕，所以難於把握；極其可以完全任想像的驅迫詞句，所以更無跡象可尋。詩歌雖有佳作，一句話，是缺少那些一定的陪襯物；不是缺少，太多了選擇配合上最不容易。她抒情最真而難於表達；摠思最濶而難於分析，這不是文字的難易，而在乎作者的情緒真偽與作者技巧的優劣。不在五花，八門，習為文字的遊



戲，而由於情緒與文字混雜，加以美妙的挑逗，方能見出詩人的性格。說好，山歌，樵唱，農夫，野女的信口實話，縈繞在情感的尖端，一樣是自然的好詩。說不好，儘管用了大力渲染，描畫，「劍拔弩張，或可有合於紀錄下作者的意念，以言「詩」，似尙隔一塵罷！

「一首詩之值得稱爲詩，只在牠能提高靈魂而能激動牠。」  
詩也是「美之律動的創造。」

至於怎樣去提高與激動，怎樣方能有美的律動的創造，時世不同，需求自異。但在原則上這兩句話確是詩歌構成的特點。

固然舊瓶中或不宜裝新酒，可是只看新燒的瓶子便能斷定盡是好酒也未免是過度的奢望。

人類的感想隨時代而變化，尤其是具有敏感的詩人。唐代詩家察

漢魏樂府，民窮地蹙的南宋一定要學學盛唐之音，那不過玩笑而已。

自己本來無動於中，以言感人自是誣語。那能把隨了時間空間而變動的喜，怒，哀，樂嵌進同一的典型。慣性的更易，社會準則的改變，因之影響於詩人的意識與他們的感覺。打一個明淺的比喻：女子的病態美在登前總流露於文人的筆端，現在既已成爲過去，病態不再是女子美的標準，於是文人們的筆尖也不再來那套「蹙眉，捲心，纖腰，削肩」一類的贊美話了。乘坐一九三六年式的汽車穿行於東南山水佳處的公路上，都會的詩人又從何處體貼到茅店鷄聲與瀟灑風雪的况味。把詩人推爲先知，是誇語，是妄誕，就使他們敏感點。也不會遺世獨立，逃脫開現實與時代的氛圍。年齡，時世，人事的糾紛，再合上他那一份吡剛或吡柔……的性格，發爲歌咏這便是詩人自己的真實表

現。性格只是一點點的成分，不能認為性格可以超越時代與掙脫開人事的枷鎖。

了解詩的根本意義與怎樣是詩人，我以為很重要，這又何論乎瓶之新舊，酒之清烈呢。

因此我自信是一個新詩的樂觀者。這些年來成績並不像一般苛論者所說的那樣薄弱，也用不到分頭去製造新的鐫錄，捉住已經解放開的自由靈魂。雖然難免有許多的「黃茅，白草」，可也不乏冷豔的秋花，與嘹亮的飛鴻。總之，我們的新詩人雖作風不同，思想不同，但可以讀得過的詩却是真誠的時代產品。我們這時代能說是單純與統於一的時代嗎？不，絕對地不！一切如是，表現於詩歌的也不在例外。但儘管是多面的，而時代的姿態我們從這裏也可看得清楚。

「方者中規，圓者中矩」，只要他成心要圓，要方總能成爲良器。

又何用對新詩歌的前途感到失望呢？

話說回了，這樣的序文誠然不合體裁，信手寫去，不知要跑向何方。但既註明了我對中國現代詩歌的微感。然後方能爲亞平的詩集說幾句話。

亞平努力寫詩已有數年，近年也頗頗有人注意他的詩了。能對自己的所好用一份誠心，不矜，不躁地作去，總有他的成就。我向來對亞平寫詩的態度與方法認爲是鄭重而且縝密。他每每將已發表過的詩抄成專冊，再與熟人商酌，再加改削，認真與刻苦，是爲他自己，也爲他的詩。或者他沒有那些很快的烟士披里純或一下筆多少行的敏捷

，但我們既以詩是藝術品，又是時代意識的產兒，又何貴乎速，何貴乎多。

他已出了一本集子，自感不滿，這薄薄本的海燕的歌是他近一二年中刪校改正的幾十首。比照看來，在寫詩的手法上是有進步了。而對於時代精神的認識却更加清晰。字句中即有些稍稍笨重的地方，却不居心誇張，不油腔滑調，不過於裝點，樸厚而有熱誠，「詩如其人」。

就這一點上看，在未來他有更完美的詩歌出現。他不逃避現實也不強作無病的呻吟，勤勤懇懇去歌唱出人世的苦辛，尤多以北方的鄉村生活作背景。漸漸能創造出美的律動，不失其激動靈魂的真感。

但我更盼望亞平一方保持這樣寫詩的態度，一方努力於藝術上的

尋求，既不失却詩的特點還能作時代飛弦的和鳴。

我雖然爲他人寫序感到困難，可是如果不拘於體裁像這樣的亂寫，寫完後我却又感到一時的快慰！

這像一篇詩序嗎？也許是「隔靴搔癢」，是在亞平與讀者的看法如何。

王統照

廿五年九月

六日在上海。

# 目次

## 序

序	王統照
自己的歌	一
海燕的歌	三
生命	七
誰能攝這一幅影	一〇
農村的夏天	一二
新婦	一四
農村的暮	一七
破舊的機杼	一九

虹……………二二

流民……………二六

頹殘了的大明湖……………三〇

夜的流浪者……………三三

他們的塑像……………三五

風鐸……………三七

初冬的夜……………三九

磨石工……………四二

女針工之歌……………四五

鹽工們……………四九

戰場月……………五一



星的歌……………五三

動蕩的夜……………五七

暴雨之夜……………五九

撒河橋……………六一

夜攻沙邱……………六七

賣菜女郎……………七一

五月的太陽……………七四

生活……………八一

題後……………八四

木刻漫畫插圖……………李劫夫